

性接触=性伤害？

妖言小组

【编者前言】西方女性主义所谓的「性骚扰」是座落在职场中但超越专业职责范围、并且利用阶层差距的权力关系来进行的性要求／要胁。这个定义也点出了性骚扰议题浮现过程的历史社会脉络：1950年代开始大量进入职场的女性改变了性别互动的场域和性质，1960年代遍及西方的性革命使个别情欲主体对自我的情欲互动有了正当的自主力，1970年代妇女运动透过「诉苦情」的意识提升活动认识到性别因素在情欲面向上系统化的压迫，1980年代防治性骚扰的制度化 and 法律化对职场情欲互动提出了严谨的规划——这一系列的历史发展使得性骚扰议题在西方浮现时有着它特定的、明确的针对对象。更进一步的来说，这个议题之所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关注，乃是因为这类情欲互动搅扰了职场中的权责互动和生产工作，为资本的顺利再生产制造了不安的因素，并揭露了不平等关系的恶质面向。换言之，西方社会对性骚扰议题的迅速回应，与其说是为了性别正义的伸张，倒不如说是为了保障职场运作的平顺。

相较之下，这个名词被引进台湾社会时就有着非常不同的勾联。台湾是一个专业精神和职权界限尚未被完全建立、情欲活动仍然被百般猜忌排挤、主体对情欲互动缺乏操练和掌握的文化，因此，性骚扰一词在台湾的职场中很难建立相应的认识和支援，然而环绕它的正义光环却很轻易的被延展移位形成另一些效应，于是当「性骚扰」被社会能量贯注，被各单位正式立法规范，被描绘成社会大恶时，许多（女）人的生命中曾经

发生过的无数骚动事件都突然有了一个固定的名称，每一个原本没有定性和定向的微妙经验现在好像都必须被放在「性骚扰」的显微镜之下仔细检验，以便断定它们的含意和动机。不但如此，每一个即使看来只有一点点类似性骚扰的举动，都立刻引发了莫可名状的羞辱、愤怒、委屈、自卑。

换句话说，就在「性骚扰」一词为女人多年的屈辱命名的同时，它也突然变成了一个主导女人身体所有感受的中心概念。

有人说，只要女人觉得某个言行举动使她感到不舒服，那就是性骚扰。可是事实上，什么举动是否一定会制造不舒服的感觉，是个需要学习的判断，也是个在实际经验和社会论述的接合中凝聚的沉淀。

情欲波动其实不如我们想像的简单，主体身心中原本就存在着复杂矛盾的意义和冲动，极可能在一霎那间涌起无数彼此激荡冲突的感受和想法，因此主体在做回应时可能根本不是针对身体的单纯感觉，而是来自很多沉积已久的经验感受及社会评价，即使感到愤怒，也可能不只是为了身体受到侵犯，而可能是一堆其他相干或不相干的原因——正如骚扰者也常常不见得是因为性欲大发而骚扰别人（而可能是为了报复、愤怒、忌妒、无聊、发泄不满等原因）。

面对「性骚扰」在台湾社会中快速的赢得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也因而快速的僵化定型平面化，我们需要更积极的面对那些我们不太愿意也不太习惯面对的复杂感受和动机，不要因为昧于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将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我们也需要认识那些进行骚扰的人可能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邪恶强大，甚至有些还很脆弱无力，以免长了他人的气势而灭了自己的力量。

以下是一连串在本土脉络中常见的身体故事，记录了公共空间中的情欲波动以及相应的思考，或许可以在卫道愤怒人士高举反性骚扰正义复仇之剑时提出一些杂音。

我读高中时，上下学必搭的公车非常非常挤。或许是出于人同此心的想法，有时我会想：反正大家都是可怜的挤车族，能尽量挤出一个位子，就可以多让一个人早点回家，所以我常常会为了别人的方便而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站着。

有一回在一个大热天里，车上已经挤进了数倍于一般公车能容纳的

人数，大家在热气和汗臭的闷潮中显得相当不耐。我正好站在公车司机后方不远的位置，附近的人早已坚如磐石的假装真的再也挤不下，以免有更多人挤到前面来。我把上身向前倾，好让出位子以便容纳后方一个狼狈的年轻上班族男子，我的两脚稍微分开站，让不知前后左右哪位的脚丫子可以穿插其间，站得舒服些。

在我正后方的这位男子应该是提着一个硬壳方形的办公手提包吧！（我连头都转不过去。）在拥挤的人群间，这样又硬又大的东西其实放在哪儿都惹人嫌，换了几个地方以后，他那不受欢迎的包包终于在我的两腿之间找到一点空位，那包包的一个硬尖角正好卡在我的屁股缝中间。我善心的想，不如身体再前倾一点、腿再打开一点，也许他的包包就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结果，包包果然也向前了一点，正好抵着我的阴道口。

这个姿势维持不久，我突然发现这个非生物的包包角竟然会以一种动物的方式移动，隔着高中女生粗厚的制裙布料和一层内裤，做出一种类似挖掘和缓缓绕圈的动作。再仔细的感受一下，我发现原来这并不是包包角，而是一撮手指头。

顿时，一种微温的情绪慢慢浮上来。我费尽力气转过身来，直定定地瞪视他。是一个略矮我一点、身材瘦小、面带幼稚、看起来还应该在小学却已经出社会的小可怜，他也试着与我对望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左顾右盼，并且趁着下一站停车后上下车的人流移动，努力移动离开我的面前。

让我不高兴的，倒不是觉得被摸到哪个地方不舒服（现在想来，也不知道是舒服还是不舒服）；而是这家伙竟然滥用我某种「为人着想、努力配合」的热心。想到我那个「上身前倾、两腿张开、俏臀微抬」的姿势，大概还被当成一种邀请哩！这使我觉得，自己这种也许只配称为自以为是的爱心，真像个大笑话。

车子在五点最后一堂下课时更是拥挤。我常常会在没人再能挤上、司机就要关门的那一刻，把脚踏上最下面的一级阶梯，然后随着公车门的旋转关闭而滑上公车，而当车门关上后，我就是那个可以把背靠车门上的人。

这是全车最好的站位。因为我觉得，很多公车族常常会在拥挤的公车内落得站在一个两手扶不到任何东西的位置，而不得不随着车子猛起步、猛煞车、猛转弯，再加上道路坑洞所造成的狂震，痛苦地保持平衡。

有一次我又如法炮制，赶上那个背贴后门的老位子。不过，不如以往经验的，在我前面的那个本来想面朝外站的男生，并没有像从前其他人一样，和我保持一些礼貌上意思意思的距离，反而干脆全身趴上来，腿贴腿腹贴腹胸贴胸，头挂在我肩上，并且开始用一种急促而深重的方式呼吸。

从他开始这样的行为到结束（约五分钟后），我并没有感到他有勃起的现象，他也没有进一步做什么（比如毛手毛脚或什么的）。我好奇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是想借由让一般女生厌恶和惧怕的行为，来表达对我占据了原本属于他的好位子的抗议和「惩罚」呢？还是希望这样的行为能进一步吓走我、夺回他的位子？

或是他真的想「性骚扰」一个人，在我身上获取他的性快感、满足一种性幻想？

可能一方面我觉得他也没做什么让我难以忍受的事，另一方面我好奇地等待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也蛮期待他真的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提供一些线索让我心中的疑惑稍稍纾解，所以那天我并没有任何不悦的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抗议，我就那样默默的等候着，直到有人下车改变了门口的身体分布为止。

* * * * *

读中学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所有的男生女生都开始流行低裆喇叭裤。我在西门町那一堆专门替青少年学子改制服、做外出服的店铺中找到一家价钱还算合理，而且橱窗里的样式还算有点样子的，决心去做一、两条喇叭裤穿穿。

替我量身的是一位三十几岁，头发卷卷的师傅。我告诉他要做喇叭裤，而且指明要低裆，裤腿要贴紧，裤脚要宽大，才能够盖住鞋子。

师傅拿出布尺，说是要替我量身。腰、臀、腿长都量好之后，因为我要求大腿部份要贴身，因此师傅必须很准确的测量整个大腿的环围，他的手先量了膝盖部份的环围，然后向上一环一环的量，手也就在我的大腿之间擦过来擦过去，一面量，还一面借着试验贴身的程度，用手指沿着大腿内外侧来来回回的扫过布尺和我的身体。

到了大腿最上端时，我全身的细胞都紧张起来，因为他的手背已经若有若无的碰到了我的老二和睾丸，对我这个血气方刚的国中生而言，这种轻拂还真的有点感觉，痒痒的，又兴奋又害怕，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量裆长的时候，他有好几次隔着我的长裤裆来捏捏我软软的慌乱着要勃起的老二，好像是在测量适当的裆长，又好像是在测量我的老二尺寸。（我不太敢看这位师傅的脸，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心，现在想起来，量臀部时他好像也摸了我的屁股。）

到处捏了几下之后，我已经陷入慌乱复杂，就在这个时候，师傅走开了，我紧张的心情在混乱中当下立时就射了精，不过这不但不是因为爽到，更因为是尴尬惊吓紧张而射精。

想起我们有好几个同学都是在那家店里做衣服，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也有同样的遭遇？被他吃豆腐？那个店里还有好几个年轻的学徒，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被这位师傅搞过？不知道有多少青少年在量身打造外型时首度发现苏醒的欲望？

小学五年级我开始练空手道后，原本比较属于弱小的身体和憋扭的动作就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在体型和举止上都可能像男孩更胜于像女孩。

有一次回家路经过一个矮墙边，迎面走来两个应该是中年级、比我小的男生，一个走我左边，一个走我右边。在我们错身而过时，左边那个看起来比较像哥哥的突然伸手掏了我下体一下，我正要回身抓他，右边弟弟也伸手摸我下体，我马上夹住弟弟的手，并用力推挤他到墙边。但是他并没有再攻击我、甚至也没有挣扎，只是一动也不动的任我挤压，那哥哥也没来帮他解围，我全面掌握了局势，却一时不知如何修理他（们），僵持了一会儿，我心里虽然愤怒，却也只好放了弟弟。

那时不论在道场或班上，我自信强壮敏捷胜于任何一个男生；但是在那个时代，女生因为被当成柔弱无能，因此也会受到特别的保护或待遇，这是我非常不屑的，我不屑于女生的低能表现。

对于那两个男生的「探测」，我大概是非常生气于「再度被证明我就是个女的」吧！因为，不管我再怎么样努力，我也不可能长出个屌，变成男的。我恨男生可以这样优越，就像那两个小男生一样，即使他们比我笨、比我弱，他们还是有胆子采取行动。

我实在困惑于那两个男生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是以为我是女的，所以故意学色狼攻击偷摸一把？还是以为我是男的，想来玩男生那种摸鸡鸡的游戏？他们摸了以后，感觉又是怎样？

我在女校读高三时，有次在即将放学的自习课中，无聊地在靠窗的位置上向外望着发呆。

我突然注意到学校围墙外的一条巷子口，有一个暴露狂正在脱下他的运动长裤，接着他开始把玩抖弄他的屌，还会移向路过的妇女和小孩。所有的女人和小孩都又羞赧又快步的闪避，走好大一圈绕路来避过他，

倒是他看见有男人经过时，就会穿上裤子，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地散步，实在蛮有趣的。

在那时候，黄色小说我是看到不大想再看了，但是要看到一个男人的屌，还真不知上哪儿找这种机会。课本、书本、电视上都没有，眼前这个难得的奇葩当然不该放弃！于是我呼唤班上的同学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宝贵的人体观察课。

大部分的人看了一眼就回去坐下，有人还慌张地想该怎么办？叫警察？还是找教官？好像很少有人像我一样，兴味盎然地观察着这有趣的一幕。我只好一面不想放弃地有一搭没一搭地「监视」他接下来的行动，一面继续和大家呼拢着该找谁来解决这个「色情狂」。

我们教室里混乱的场景终于引起了这个暴露狂的注意，他开始面对我们的方向，好像相当得意地加速把玩他的屌，一面像是跳舞般移动双脚。突然间他的屌射出弧状的水柱，好像浇花般，他一边转动身体，一边跑来跑去，好像真的蛮开心的。他甚至会跑向经过的路人，做状要喷到他们身上！这时他也不躲男人了，所有的路人都闪躲得更凶、更惊骇了。我也兴奋地赶紧再度召告大家来看，研究他到底在撒尿还是在射精（那时我们具备的常识实在不足以做此判断）。

喷完之后，他穿上裤子从容地走开，这时一个男教官终于被请到我们教室来关心。他有点不自在地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叙述了一遍，并告诉教官他已离开，教官于是就叫我们「专心看书」，然后又颇为不自在地离开。

我觉得那天不管是路人、同学、还是教官，大家的反应都很有趣，对这个把玩性器的男人，大家都有着一种淡然漠然的手足无措。我其实也蛮希望能近一点观察男性生殖器，而且希望有人可以向我们解释他到底在干嘛，还有他到底是射精还是射尿等等。

那天坐在宽敞的公车上，吹着难得可以感受到而且不被人墙挡住的

冷气，真舒服。

没想到车子一进入台北车站，人潮就迅速涌现，我也只好识相地把将包包从身旁的座椅移开，自己抱着，好让出座位给别人。随着上车的人潮，一个中年男子坐上了我身旁的空位，我礼貌的将身子移正，空出足够的空间。

车子起步，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座位愈来愈窄。身边的这个男子似乎双腿张得太开了吧！我心想，男人真是好命，穿个裤装，轻松自在，两腿打开还一副豪迈的样子，女人为什么就得两腿并拢，端坐得好好的？

不过这时也不是我计较男女差别，争取豪迈权的时候。可是座位也实在太挤了，我觉得我已经快变成壁虎爬在车窗上了！我心里一阵不爽，决心硬是不让他将我挤下座位去，于是我开始好整以暇的撑住我的座位权，不让他再侵犯。

不过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我右手臂腋下处好像有软物在爬行。我突然意识到，天啊！我遇上色狼了！不是传说，是真的耶！

我右手边的这位男子故意两手交叉，右手放在左臂之下以为掩护，并趁机摸我的身体，但是他的动作实在是太轻巧了，很难构成一般我们对性骚扰的想像。我半好奇、半谨慎的偷偷打量邻座的这位男子，这才发现，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位打扮正式的上班族，但是仔细看来，他的白衬衫已泛黄，袖口也都磨得脱线，西装裤也是旧旧的，左大腿处还有一个明显的破洞，看起来可能已经在外奔波了不少岁月。他的手还在轻轻的动，我再坐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是他的动作又很胆怯，想当众将他纠举出来，我还有一点不忍心。

我想我真是吃错药了！怎么没有恶心、不舒服的感觉？！此时我的好奇心凌驾一切，真想好好看看他要怎么搞，于是我轻轻站起身，一副应该下车的样子，免得引起他的疑心。不知是不是我站起身时惊动到他，还是他实在太胆怯了，他竟然不晓得让一让！

我偷偷绕到他的右后方，开始黄雀在后的观察起来。他还是一个人

一直坐在座椅的正中央，这样谁还能坐啊！不过我这时也看到早先我是如何礼貌的让出了那么多空间给他，真是心有不平！

观察了半天，真无聊！他一直没有有什么惊人之举。我下车时还好心的看了他一眼，他却一直头低着，身体也没有移动。我想他是知道被人盯上了。我心里有一点抱歉，但也不好去协助他骚扰其他人，只是带着疑惑下车。

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想摸却不敢摸，偷偷摸摸的手段也不高明。他要生存，还真是困难啊！

* * * * *

二年级的时候我最爱看漫画，两毛钱就可以租一本，我总是想尽办法从妈妈那里搞一些零钱，好到路口小店去看漫画。

可是搞钱真不容易！那个困苦的年代里，连日常生活都很艰难，我穿着面粉袋改成的衣裤，只能站在小店门口看着别的孩子坐在小凳子上，一手翻着漫画，一手握着棒棒糖。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幸福呢？

隔壁李小梅就比我幸福，她都可以常常去小店，买一大把圆圆的沾了白糖的糖球，捏到黏湿湿的时候才分给我一颗。隔着一排竹篱笆，怎么我的生活就和她那么不一样呢？

李小梅的哥哥也是很幸福的，他比我们大很多岁，好像已经读中学了，我蒙蒙胧胧的记得他似乎是高高大大的。是啊！以小学二年级的我来看，要长得比我小，还真不容易。

我常常去李小梅家，同样的房子，同样的空间，她家看来就是比较宽敞舒适，三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哪像我们家都是两三个小孩合住一间房。李小梅有自己的房间，很清爽，难怪她最会画纸娃娃，还会为娃娃穿上各式各样的新衣设计。

李小梅的哥哥也有一个房间，有一天我进去过。他放学回来时，我正好去找李小梅，可是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大哥哥叫我去他房间看看，比李小梅的还大，有一张书桌，还有一个塑胶衣橱，还有一张床。

大哥哥把我抱上床，叫我躺躺看他的床舒不舒服，我觉得很舒服，好大唷！大哥哥说我的裙子很好看，裙子下面的裤子也很好看。从来没有人说我的衣服好看。

大哥哥说想看看我的裤子里面有没有什么，我就让他把裤子脱了下来，褪到小腿。大哥哥看了一眼，就趴到我身上，用身体揉着我的身体，他的身体好重，但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很奇怪的是，他起来以后我的大腿上黏黏的，可是又不像糖球的黏那么顺手。大哥哥用纸擦了一下，叫我把裤子穿起来，然后给了我两毛钱，说我可以去租书了。

从来没有大人那么干脆的给我钱。

有一次我上学的时候问妈妈要钱，妈妈不给，我才赖了一下，她就用木屐打了我一顿，大腿上留着红红肿肿的印子。哪像大哥哥那么干脆，声音平平静静的，对我和善。

那天我去小店租书，心里面好高兴，我终于也可以租书了。

后来我还去过大哥哥房间好几次，每次都有两毛钱，每次都有一摊湿湿黏黏的，每次都给我机会到小店去快乐一下。

我依稀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劲，因为大哥哥脸上有着一丝提心吊胆的谨慎，好像和我平常做坏事时的感觉差不多。不过，应该没什么吧！两个人的身体磨一磨，又怎么样呢！而且，我很快就把两毛钱花掉了。没有钱，就没有什么事了吧！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隔着篱笆看到大哥哥，他好像去什么地方读军校，很久才回来一次。我的心头一震，有一种东窗事发的感觉，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不能告人的事！但是到底做了什么呢？我想不起来，不，我二年级的时候没有懂，那时高中的时候还是不懂，我连男人的身体是什么样都不清楚。但是在我们交换的眼神中，我知道我们各自意识到那个秘密的不可说。我默默的走向屋内。

看到大哥哥，让我想起他的房间，想起某个退伍老兵的违章建筑，

想起小学那个年轻老师的宿舍房间——也想起我曾经收到的那些零钱、那些微笑、和那些拍头拍肩膀的手。

童年是充满各式欲望的，现在想来，我好像对这些男人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和感觉，我只记得租书店的满足，记得小店中糖果罐上映照着我欢乐的脸。而我，就这样长大了。

* * * * *

中学时搭公车上下学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我在车上看马子，追马子，也在拥挤的人群中趁势接近她们青春纯洁的身体，那种她们无法拒绝的贴近实在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比起平常日子里遭受到的白眼，我觉得搭公车实在是太幸福了。

有一天，车子一样非常的拥挤，但是因为下午要考试，我就有点意兴阑珊，不想花力气去搞马子，于是一手挂在吊环上，一手按着书包，摆出最懒散也最潇洒的姿势，用被动的形象来表示我还活着。

我前面站的是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女人，开头我没注意她——那时我只对青春少女有兴趣——后来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压力很大，好像她一直在往后退，退倒贴到我身上，可是我后面早已站满了人，根本无处可退。那种压力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虽然对马子有高度兴趣，但是毕竟还是很嫩的高中生，胆子也不太大，此刻这个丰满的女人身体一直向我贴过来，那种热气和柔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丰腴的屁股整个笼罩了我的老二。

我依稀觉得她是有意的，因为她不但贴近我，还一直用屁股顶我的老二，而且不但顶，还不时左右摇动，以便充分的感受我渐渐突起的老二。嫩嫩的我一方面感觉兴奋刺激，另一方面则是害羞无措的。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又担心万一射精，弄湿了裤子，一会儿下车时无脸见人，因此就在这样的两难中继续承受着她的厮磨，心里慌乱的想着各式各样的可能情节后果。

望着她的背，闻着她的头发，我心里慌乱无比，裤裆内的老二更是

又羞又怕又微微的爽。到了我下车时，我才有机会回头看看她，是个面目姣好的三十几岁的女人，脸色红红的，眼中有着微妙的奇特眼神，在那一霎那，我确定知道她是有意磨我的。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成熟的女人。后来和几个哥儿们谈到这件事，发现他们都有类似的经验，被一个个丰腴的身体开启了害羞但又充满刺激青春岁月。

* * * * *

小学的时候很喜欢一个姓夏的老师，全校的老师那么多，我就只觉得他帅，高高的身材，长长的脸，穿着白衬衫和西裤，潇洒极了。我才三年级，对同年龄的孩子都没有兴趣，独独对这个老师迷恋万分，上课时很专心的望着他，下课时在教室外也追寻着他的身影。

有一次听同学说，他是色狼，听说曾经叫过一个别班的女生到他宿舍去，摸过那个女生的胸部，可是在绘声绘影中一直不知道那个女生是谁。后来又听说别的女生在校园中也曾被他抱过肩膀，摸过手之类的。我觉得她们都是因为喜欢他但是没有得到他的钟爱，所以才说这种话来中伤他。他就从来没有碰过我呀！

有一次，我负责收作业，放学后送到老师办公室去，结果他不在，说是回宿舍去了。我很想邀功，又想有机会看看他的住处，因此就把作业抱去找他。走到他的房门前，我的心跳得好厉害，门上挂着布帘，遮住了大半纱门，我只能由下面的空隙中看见一双脚，穿着他平日穿的皮鞋，在房间里走动，好像在找东西。我敲了门，没喊「报告」，平常进办公室都要喊，太公式化了，现在到他住的地方，我们应该不要那么遥远了吧！

夏老师开了门，脸上有一点惊讶，我也有些不好意思，说明了来意，他说叫我把作业抱到他的书桌上放好，他晚上会改。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亲近夏老师，不，亲近夏老师的空间。房里清清爽爽的，没什么东西，也不乱七八糟，书桌、衣柜、床之外，几乎看不

到什么别的。夏老师叫我坐下休息一下，我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屋中充斥着他的气味，冲得我头昏昏的。

夏老师一定看到了我涨红了的脸。他拉着我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把我肩上的书包拿下来，放在床上，自己拉了另一张椅子坐在我左前方不远处，我们的膝盖几乎要碰到一起。我缩了一下，头低低的看着制服裙上的绉褶。

夏老师很亲切的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见，心跳得天旋地转的。他笑了笑，我更慌乱了，他是在笑我吗？慌乱中，他握住了我的手，我几乎要晕倒了，从没有男生这样轻轻的握过我的手，手指还轻轻的抚摸着我的手。他还在说着什么，但是我还是没听见。

他的手移到了我的肩上，顺着我的背滑下去，麻麻痒痒的到了我的腰上，嘴里还在说着什么。那只手好热，好烫！另一只手放在我的大腿上，隔着裙子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重量。我好怕！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身上乱窜着各种狂乱的情绪。

模模糊糊中，他好像把手伸进了我的裙子下面，沿着大腿向上摸，我惊惧的退缩了一下，用手按住裙子，不让他再进入，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他笑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背，就叫我回家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但是我的身上灼热的印着他的手印，久久不散。这件事我并没有告诉其他同学，总觉得那是我和夏老师之间的秘密，而这个秘密的存在，默默的在我们之间维系着某种莫名的关系，伴随着我长大。

后来常常听到人家说有什么师生性骚扰的，还被大家控诉指责。我不觉得我和夏老师之间有什么师生性骚扰，他没有骚扰到我，相反的，当我后来结了婚和丈夫热情缱绻时，我还时时想起那个傍晚和那双手的灼热，连带着使我的呼吸也急促起来。